

小 仆 人

叶 君 健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 插图：华三川

小 仆 人

叶 君 健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 3/4 印张 70 千字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2月北京第2版

1979年2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 48,001—148,000 册 定价 0.2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外国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共包括六个短篇。

《“天堂”外边的事情》，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孩子们的悲惨命运和他们为了正义而不屈强暴的性格。

《小仆人》和《小厮辛格》，反映了殖民地儿童在殖民主义者压迫、歧视下，过着非人生活的惨痛情景。但是，他们的心并没有屈服，由于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不断壮大，连幼小的孩子也懂得向殖民主义者争夺自由的时候到了。

《新同学》、《旅伴》、《别离》三个短篇故事，分别发生在日本、法国以及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亚丁港。三篇小说都写了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写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和他们可憎的面目。

目 次

“天堂”外边的事情	1
小厮辛格	22
小仆人	32
旅伴	50
新同学	76
别离	99

“天堂”外边的事情

在罗马，离“圣·彼埃得罗”广场不远，有一条僻静的小街。这里有一座咖啡馆，人家称它为“天堂”，因为它的生意老是那么兴盛。甚至有些与这咖啡馆毫无关系的人都要靠它吃饭。十三岁的亚贝尔托就是靠它生活的一个。他在“天堂”窗外的人行道上摆了一个小小的踏脚凳，专为“天堂”的顾客们擦皮鞋，天晴下雨都是如此。

能在“天堂”门口干这种行业也不是很容易的，有人曾经和他竞争过，但亚贝尔托老是那么温柔和善，咖啡店里的客人都喜欢他，总愿意叫他擦皮鞋。久而久之，他就成为这儿生活图景的一部分，谁也不能把他赶走。喝咖啡的客人（大多数是三个月理一次发的“艺术家”和罗马近郊工厂里的工人）几乎全部成了他的顾客。这些人一般是五天或一星期擦一次鞋。鞋子这么长时间才擦一次当然要多费些油，但生意还是值得做，因为主顾是经常的，每天可以保证有一定的收入。不

过顾客中也有例外，有一位“绅士”虽然不是天天来光顾这个“天堂”，但每次来时却总要擦一次皮鞋。他的鞋子光滑而又柔软，擦起来不太费油。既然是个“绅士”，他的手头自然也比一般人“慷慨”些。他常常赏给亚贝尔托比擦鞋费多一倍的小费。因此，每次他的到来，对亚贝尔托来说，简直是件“大事”。



“亚贝尔托！”十四岁的裘塞比指着街道的入口说，“他又来了！”

裘塞比是亚贝尔托的朋友。他们同在一个小学里念过书，也同样因为家里没有饭吃而辍学，一同到“天堂”门口来谋生活。裘塞比没有亚贝尔托那样灵巧和有耐心，因为他是一个好动的人。所以他只能在“天堂”里外捡些烟头。这件工作对他很适合，只要他不去撒野贪玩，每天也能得到一定的收入。

裘塞比说：“他又来了！”

亚贝尔托照他朋友指示的方向望去，果然看到那个“绅士”又来了。这人身长六尺，比一般意大利人高半个头。他穿着一件带蓝格子的哈里斯粗呢上衣，一条类似黄卡叽的细呢裤子——熨得笔挺。虽然夏天已经过了，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细草编的遮阳帽；鼻梁上还架着一副深蓝色的太阳镜——不过这件东西他一年四季都不调换。他以稳健、悠闲的步子飘飘然地走进这条僻静的小街里来。他一面走，一面翩翩地向两边望，好象他是在检阅一个假想的仪仗队。

他走到亚贝尔托面前就停下步子。

“啊，我的朋友，你生活得怎么样？”他问。

“我生活得还不差，绅士，”亚贝尔托说，“因为您又来照顾我了。”

“啊，我的朋友，看来你的年纪虽小，倒是一个很成熟的小家伙啊。无论什么人，替我



他停下了步子。

工作总是不会吃亏的。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知道这一点。”

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很有风趣，所以他把头向后一仰，独自朝天大笑起来。他笑完后，就用一个跳舞的步伐，挺直身子利用右脚根向左转了个半圆，踱进“天堂”里去。这种步伐与他笨重的身材很不相称，所以当时就在“天堂”里引起一阵笑声。但是当他一坐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忽然沉寂下来了。原来是一片欢笑声的“天堂”，顿时变成了死寂。

“绅士”也不知道这种突变究竟是什么缘故。凭良心讲，他非常希望同“天堂”里的客人们交交朋友，谈谈心。他多次介绍过自己，说他也是一个“艺术家”，虽然他从来没有开过什么画展——可能还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名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艺术家往往是无声无息地工作半生而忽然一夜成名的。他有时甚至还拿出一个本子，作着速写的样子。不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大家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咖啡都不喝了。这次他也很知趣，看到这种情况，就赶快喝完一杯咖啡，付完钱，立刻离开了“天堂”。

走到“天堂”门外的时候，他又停下了。他照例在亚贝尔托面前站住，把脚朝那个小踏凳上一伸，等待这位“我的朋友”替他擦鞋子。鞋子快要擦完的时候，他

照例弯下腰来，用一种亲热的、寒暄的口气在亚贝尔托的耳边低声地问：“我的朋友，那个穿青灯芯绒裤子的人今天来过没有？”

亚贝尔托没有回答。他的生意忙，从来不注意“天堂”里有哪个人来，哪个人去。而且客人来往关他的什么事呢？所以他觉得“绅士”的这句问话，如果不是故意逗他的趣，简直可以说是无聊。因此他在“绅士”的鞋尖上用一块呢布掸了几下，直起腰来，好象是说：鞋子擦完了。“绅士”没有办法，只好说：“傻孩子，你真不用脑筋！”于是他用脚尖轻轻地在亚贝尔托的下巴上顶了一下，弄得他的脑袋朝后一仰，几乎要撞到墙上。接着他就哈哈大笑一通，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票子，塞进亚贝尔托的怀里。亚贝尔托的眼睛射出愤怒的火花，几乎想把这张纸扔回去，但是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记得妈妈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顾客总是有理的。”为了饭碗，不能和顾客闹别扭；相反地，他应该讨他们的欢喜。

“记住！”“绅士”临走的时候说，“下次我来的候候，你可不能又象现在这样不讲话啦！”

那个穿青灯芯绒裤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亚贝尔托的朋友裘塞比的爸爸切萨罗。他是一个电气工人。

下了工的时候，他也喜欢到“天堂”来坐坐。这倒不单是因为这里的咖啡比别的地方好而又便宜，而是因为他在这里可以经常遇见一些其他厂子的工人和朋友。他本来是一个很沉静的人，什么娱乐的地方都不去。他的家虽然是几块破木板和旧洋铁皮搭成的小棚子，但它偎靠在提伯尔河^①岸旁的一个桥孔里，看起来倒还蛮象一个家。往常，他一下了工就回到家里来。但自从四年前驻扎在罗马附近的美军的吉普车把他的老婆撞死以后，他就觉得这个家非常阴惨。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到“天堂”里去了。

在“天堂”里，除了特殊的场合以外（如那位“绅士”来临的时候），不喜欢讲话的人也要讲起话来。切萨罗不仅话多，而且话里面还充满了“义愤”。他对生活有着一肚子的不满。他本来是一个勤恳的老实人，从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但他仍然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美军居然把他的老婆无缘无故地撞死了，而凶手呢？他居然开着车子逃之夭夭，逍遥法外。谁也不愿意花费一点气力来破这件案子，为他伸冤。好象这种灾难还不够劲似的，前不久厂方又削减了他的工资，其理由是他的“技术过时了，工作效率不高”。据说这还是一种

① 这是流过罗马的一条河。罗马市主要是位置在它的左岸，它的右岸就是天主教的“教皇”的所在地梵蒂冈。

“照顾”，不然他早就该失业了。当然这完全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雇佣他的企业系统接受了美国资本家的大量投资。董事会的组成人员换了。新的管理机构按照美国的企业管理办法采取了一系列的“美国式”的管理方法。有不少旧机器被换成了自动化的新机器，劳动组织也“合理化”起来了。这种“合理化”的结果就是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休息的时间缩短。这么一来，许多工人就失去了工作，没有失去工作的人也被削减了工资。切萨罗就是其中的一个。在生活的逼迫下，他这个沉默的人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开始在工人中起来鸣不平；大家同情他的遭遇，也被他的话所感动。在广大工人的支持下，他的勇气慢慢地强大起来，他的办法也慢慢地多起来。他居然鼓起了一个罢工的风潮来。很快地他就被吸收到工人运动中去，成为一个活跃分子。事情发展的结果，使他从一个无声无息的工人变成工厂老板认为值得严重注意的一个人物——虽然这种注意是不公开的。

当“绅士”走进这条僻静的小街的时候，切萨罗也正坐在咖啡店里。他从儿子裘塞比的手势中已经知道这位“贵客”的来临。坐在柜台后面的店主人当时就把嘴巴向右一歪。切萨罗立即会意，装做上厕所的样子，从店主人右边的那个小门溜到后面去了。说起来店

主人倒真是个满不错的“艺术家”，不过从来没有成名——到目前为止，也似乎还没有任何成名的迹象，所以他就干脆下决心来守着这件祖传的家业：“天堂”。他发现这里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生活相当丰富，因而就和这些顾客们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当然那位“绅士”是例外。除了这位“绅士”以外，每一位顾客的情况，他可以说是了解得相当清楚。他特别同情切萨罗的境遇和“义愤”。他知道“绅士”对切萨罗的行动是感到浓厚兴趣的，而这种兴趣，照他的话说，是“动机不纯的”。因此每当这位“绅士”光临的时候，他就机警地示意给切萨罗，叫他到后面那个小卧室里去躲藏一下。切萨罗避在那里，直到裘塞比进来喊他出去为止。

他从儿子的口中知道那位“绅士”又叫亚贝尔托擦过皮鞋，并且还询问过有关他的事情。在平时，他只要了解到这种情况就算了。但今天不知怎的，他感到有点儿不安起来，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位“绅士”最近到“天堂”来的次数多起来，而事情偏又凑巧，他最近也必须经常到“天堂”里来和其他厂子里的工人接头，因为这些日子里生活费上涨得厉害，大家都吃不饱饭，正在计划一个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绅士”这样关心他的行动，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系呢？他皱起了眉头。

这天晚上，他没有心思去睡觉。事实上也睡不着，

因此他沿着提伯尔河无目的地向前走，希望河边的晚风能够吹散他脑中的焦虑。不知不觉地他竟来到了亚贝尔托家的门口。这也是一个由旧木板和洋铁片搭成的棚子，外面还叮叮当地挂了许多破油毡布，样子显得很温暖。一线微弱的灯光从板壁缝里射出来。他知道亚贝尔托和他的妈妈大概还没有睡，所以他就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接着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

里面的人果然没有睡，亚贝尔托正在灯下检验一个他自己装配的小收音机，他的妈妈聚精会神地坐在旁边观看，好象这就是她生活中一件最大的幸福似的。切萨罗寒暄了一两句也就在旁边坐下来，没有打断他们的兴致。他本来是这一家的老朋友，但是自从亚贝尔托的爸爸——罗马近郊一个汽车厂的工人——三年前死去后他就不常来了。不过每次来时他仍象一家人一样，立刻就和他们打成一片。过了一会儿，收音机发出嘎嘎的声音：它接触到一个电台了。妈妈的脸上发出一个兴奋的微笑：儿子的试验成功了。

“他做一件事就象一件事！”妈妈把头掉向切萨罗，同时用一种骄傲的口气说，“他近来一有空就搞无线电。他希望将来做一个电磁学家。”

“志气不小！”切萨罗说，“我也不赞成他老是坐在‘天堂’门口替人家擦皮鞋。不过搞电磁这类玩艺儿可

费钱啦。”

“对！”妈妈说，“钱的确紧得很，不过有一位客人对他很慷慨，常常加倍地给他一些小费，他可以积攒一点下来买些零件。”

“他还说只要我听他的话，他还会赏给我更多的钱呢。”亚贝尔托忽然抬起头来说；很明显，他对他们的谈话感到了兴趣。“不过我讨厌他这个人，我干嘛要听他的话呢？”

妈妈连忙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你可不能让一个陌生的人牵着你的鼻子走啊！”然后她望着儿子天真的面孔，觉得可以放心，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个客人是谁？”切萨罗用一种镇定的声音问。

“您问是谁？”亚贝尔托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还不是那个一年四季都戴着一副蓝眼镜的小胡子。他自以为他象个绅士，事实上，他倒很象个小丑呢。”

“所以他一到‘天堂’大家就不理他。”切萨罗补充说。“我已经猜到，给你额外小费的人就是他……”他忽然停住，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神情变得非常严肃。他注意着亚贝尔托那对天真的大眼睛，出其不意地问：“他叫你干过什么事情吗？”

亚贝尔托楞了一下。他的眼睛越睁越大，有好半

响说不出话来。他开始意识到切萨罗的语气相当严重。

“他叫过，”亚贝尔托直率地说，“他叫我告诉他，每次你到‘天堂’里来和一些什么人讲过话。谁到‘天堂’里来不和人谈谈话呢？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是吃饱了饭没事作，爱管别人的闲事。我可没有这种闲工夫管这种无聊事儿，所以我就没理他。”

“没理他很好。裘塞比也对我讲过你不大爱理他。”切萨罗说，他严肃的眼色这时松弛了下来，露出了一个微笑。“不过我想他不是吃饱了饭没事作而来管别人的闲事的。恰恰相反，他可能是专靠管别人的闲事而吃饱饭的——吃得比你我都好，可能还天天喝酒呢。这类的人现在多得很。你知道，我和我的爸爸一样，是一个成天流汗还吃不饱饭的工人。正因为我们吃不饱饭，所以这类人才‘关心’我们。他们怕我们起来闹事，起来要求增加工资，所以才特别‘关心’我和一些什么人来往，干过些什么事。这些家伙真是无孔不入，连你这样一个天真的孩子他们都想利用上了。”

“难道‘绅士’是个坏人吗？”亚贝尔托问，他的眼睛睁得几乎要裂开。

“是贼！”妈妈忽然插进来说，“我知道这种人！我可认识他们！你的爸爸——可怜的老实人，他有一次

被削减了工资以后，在厂里随便发了几句牢骚，于是隔不两天就有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他常去的一些地方打听他的动静，弄得你爸爸坐卧不安。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整天就怕被开除，怕失业。结果他急得害了一场大病，再也复不了原，最后到底还是被解雇了。不然的话，我早就让你把小学念完了。”

亚贝尔托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妈妈的话，又似乎没有听懂。他把那对充满了疑问的大眼睛掉向切萨罗，关心地问：“我还弄不太清楚，切萨罗叔叔，您说，那‘绅士’究竟是个什么人呀？”

切萨罗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位‘绅士’的来历我们也还没有弄清楚，”他说，“‘天堂’的店主人对他的顾客的情况大都是了解的，只是摸不透这个人的底。他的装束象美国人，可是他却讲一口道地的罗马话。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走到哪里去。每次他离开‘天堂’以后，走出这条僻静的小街，拐几个弯，就坐上一辆停在路旁的小汽车不见了。‘天堂’的客人中，有一位正在计划画一部‘罗马人物志’的艺术家；他说这家伙曾是一个活跃的法西斯党徒，墨索里尼垮台后，他就溜到美国去了，在那儿混了几年，后来看到国内的局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渐渐‘稳定’下来，他又大摇大摆地跑回来了。

他既不是一个艺术家，又不是一个工人，他经常到‘天堂’咖啡店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而他每次来时必定打听象我这样一些工人的行动，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天堂’里的任何客人都回答不出来。”

“可能他又在搞法西斯的勾当了！”亚贝尔托忽然灵机一动，说出了这句话。

在他的记忆中，法西斯党徒所留下的印象还没有淡下去。把他爸爸弄得神经衰弱的那个家伙就是一个法西斯党徒。

切萨罗点了点头，同意他的看法，说：“我猜想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吧！”

这时亚贝尔托忽然默默地沉思起来。他的视线慢慢地从切萨罗移向他刚才试制成功的那个小收音机。……收音机的零件都是用这位可疑的“绅士”所给的小费买的。他还计划要作更复杂的试验。他是不是还要接受这位“绅士”的赏钱呢？他心里感到极端的矛盾，也感到极端不快。他低下头，使劲用手一推，收音机滚到地上去了。

幸好收音机还没有被砸碎。妈妈把它捡起来，轻轻地放在床底下。然后她抬起头，对着切萨罗发出一个微笑。她好象想要替儿子这种意外的行动作一番解释似的，对切萨罗说：“你知道，我的孩子是一个富于感